

编者按

2017 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为“人与自然，相联相生”，旨在呼吁和鼓励大家走进自然，欣赏它的美丽并了解生态系统服务价值，从而以行动保护自然。人与自然，是一个老话题，也一直是重要的话题。钢筋水泥的快节奏现代生活一度使我们离自然越来越远，但经历了迷茫的现代人也开始思考如何回归自然，走近自然，与自然和平相处。

作家周华诚的稻米生活

下田吧，用『脚下观』看世界

文海南日报记者 傅人意



周华诚



周华诚的『稻田大学』吸引了很多父母带孩子来学习。

在作家周华诚的印象中，农人肩负犁铧，手执竹梢，行走在田埂上，是乡间最具标志性的一景。而这令人沉醉的乡村滋味，是指引着他回归故乡的方向。

从离开土地，到重返故土；从杭州媒体人的身份，到“稻田大学”里的“农夫”，从个人的稻米生活到向更多的“稻友”推广“自然教育”，是周华诚这几年生活中完成的一次自我回归。

在周华诚的稻米生活里，他收获的不仅仅是沉甸甸的粮食。他开始低头看脚下的泥土，甚至去关注野草，关注野花，关注小小的昆虫。

从逃离村庄到回家种田

山村，从叶尖剔透的露珠上开始苏醒。青蛙先生，是村庄的歌者，偶尔有调皮的昆虫，也在和着、唱着。小鱼儿在水里游来游去，田里灵活的小泥鳅，正在逃避“小猎手”犀利的目光。而夜晚的乡村，月光像水一样白白地铺撒在地面上……

这样的一幕，对在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一个乡村里长大的周华诚来说，十分熟悉。

从小在乡下生活、读书的他，一直被父母告诫：一定要努力读书，考到城里上学，才能留

在城市工作。

十九岁那年，周华诚考上了杭州的一所学校。之后，在几个城市间辗转工作，又在杭州定居近十年。

然而，在“逃离”村庄后，每一次回到村庄看到的巨变，都让他深感吃惊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土地，越来越多的田地被抛荒。

周华诚开始重新打量城市与乡村的关系。2014年，他作出一个决定，辞职回老家，跟父亲一起种田。这样唐突的决定，似乎源自一种最本能的“胃冲动”。

“在杭州，我很少能买到在老家吃到的那种蔬菜。老家门前有个菜园，那是父亲自己种的。哪怕锅里的油都烧热了，你再跑到菜园子里摘菜，洗、切，再扔进锅都来得及。哪怕是一碗青菜，味道都特别好。”周华诚说。

而这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或许是，他想为自己的村庄做点什么。这一年，周华诚发起了“父亲的水稻田”众筹公益活动。第一季活动推出后，就有几十位“稻友”参加，直至今年已是第四季活动，共有120多位“稻友”参与。

周华诚说，活动规模并不大，但他希望这是件“小而美”的事情。他希望能带领城市里的大人和孩子一起回到乡下，跟着老父亲用最朴素的办法种田。

这件事也让周华诚的父亲感到十分开心。老父亲从中获得价值的肯定，第一次为自己是农民而感到自豪——朋友们来到田间，都会亲热地称他为“校长”。因为人家有“早稻田大学”，他们则创办了一所“稻田大学”。

在周华诚的眼里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从稻田里学到的东西并不比在一所大学里能学到的少。

与水稻对视的“脚下观”

周华诚说，“父亲的水稻田”不只是劳动的概念，更重要的，是让大家能够重新亲近土地，亲近大自然。

父亲在接受媒体的一次采访中曾感慨：“年轻人应该知道一碗饭是从哪里来的。”而这给了周华诚很大的感触：不是吗？在城市，越来越多的人熟悉大米的“餐桌之旅”，而并不知晓稻谷的“田间之旅”。

“通过这样的活动，让大家在天地间劳作，能直接感受太阳照射在身上的热度与痛感，能感觉到汗水的滴落，还可以聆听到昆虫的飞舞，青蛙的鸣叫。”周华诚说，我们还在山村里扎帐篷过夜，能看到满天的星斗。

在这块“父亲的水稻田”中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“稻友”，南到海南海口、北到东北三省、西到贵州遵义、东到东海之滨；不仅吸引城市的孩子们充满好奇的目光，也吸引了警察、教师、水稻科学家等各行各业的人挽起裤腿，扎根稻田。

周华诚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过一篇文章《与一株水稻对视》。文章中与水稻对视的，正是“稻友”、海南陵水南繁种植基地的沈希宏博士。

为了写沈博士，周华诚特意在陵水南繁基地里住了近一星期，每天和沈博士一起下田。

周华诚说，要知道，水稻有4万多个基因，随便哪一个基因都可以让人埋头研究几十年，而沈博士想要培育的品种叫做“长粳”。“沈博士其实是中国无数水稻科学家的一个代表。他们埋头走向田野，一低头，一起身，腰就弯了，头发就白了。”

文章刊发后，得到许多水稻界专家的肯定。这种从“脚下观”出发写就的作品，正是周华诚在“父亲的水稻田”里学到的。

在回家种田之前，很多时候他并不理解父亲，直到真正种田，他才学会像父亲一样去思考问题，才真正学会体会父亲的感受，认同父亲对于生活的观念。

“我们在城市里，总觉得有房有车、有权有钱，才是成功，但是很多人并没有去想，拥有这些是不是就等同于幸福。种田之后，我反而明白，幸福是怎么样的一种感受，比如凭借自己的劳动，可以丰衣足食，不也是一种幸福吗？”周华诚说。

时代需要“自然教育”

周华诚认为，“父亲的水稻田”和它所倡导的稻米生活，包涵了自然教育的概念。在暑假时，他们还推出了“稻田夏令营”，让城市的孩子和乡村的孩

子一起，半天在田里劳作，半天在家里画画、作文。

“自然教育在这个时代很需要。”周华诚说，很多孩子离大自然太远。他们会上各种兴趣班，但是很少有机会真正走到大自然中间。而对于乡



周华诚在用手机记录水稻的生长。

村的孩子，如果教会他们做自然笔记，会更有价值，更有意义。

周华诚说，在自然教育中回归乡土，我们会发现，农民跟大自然打交道，与四季节气打交道，所有的文化都装在他们的心胸里。他们熟知每一种草木的名字，非常了解每种植物的生长规律。他们甚至非常清楚，那些植物需要怎样播种、怎样呵护，才能结出好的果实。他们也知道那些鸟兽的秘密，还有人与这个村庄的关系。所以，通过手把手，父带子，子带孙这样一辈一辈的流传，把中国最具根基的传统文化给流传下来。

回顾与“父亲的水稻田”相处的时日，周华诚想给它说一小段“情话”：“谢谢你，打开我生活的另一片天空，让我重新思考了人生的价值。”

在回家种田后，他写了《下田：写给城市的稻米书》和《草木滋味》两本书，都是关于村庄、田野、草木的散文，是给“父亲的水稻田”的礼物。

“我的写作重新回归了大地。我们原来可能更多地是在仰望天空，但是这两年我写文章更多的，是在观察，我把原来的‘世界观’，变成了‘脚下观’。这是我最大的收获。”